

● 杨金才 著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美国文艺复兴经典作家的政治文化阐释

American Renaissance Authors:  
A Political and Cultural Reading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ep.com](http://www.sflep.com)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

杨金才  
著

# 美国文艺复兴经典作家的政治文化阐释

American Renaissance Authors:  
A Political and Cultural Reading



**W**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文艺复兴经典作家的政治文化阐释 / 杨金才著.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

ISBN 978-7-5446-1127-5

I. 美… II. 杨… III. 文艺复兴-文学评论-美国

IV. I71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6114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lep.com.cn> <http://www.slep.com>

责任编辑: 梁晓莉

---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11.75 字数 173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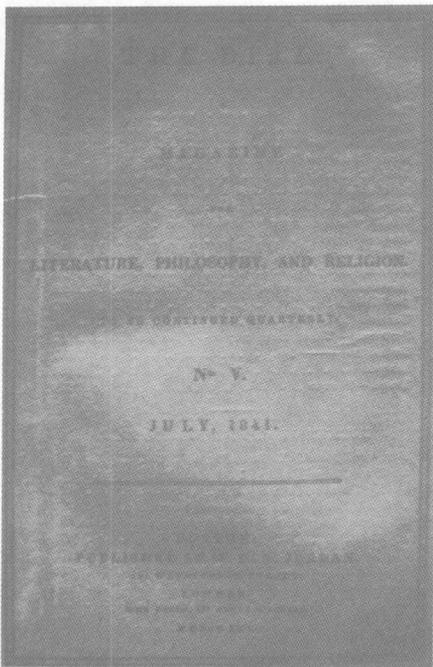
印 数: 3 500 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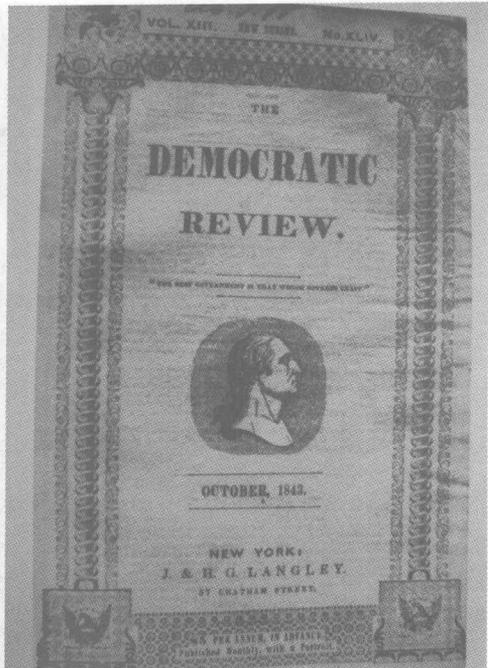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446-1127-5 / K · 0024

定 价: 2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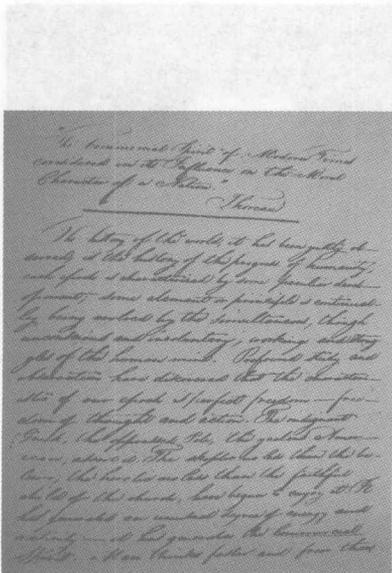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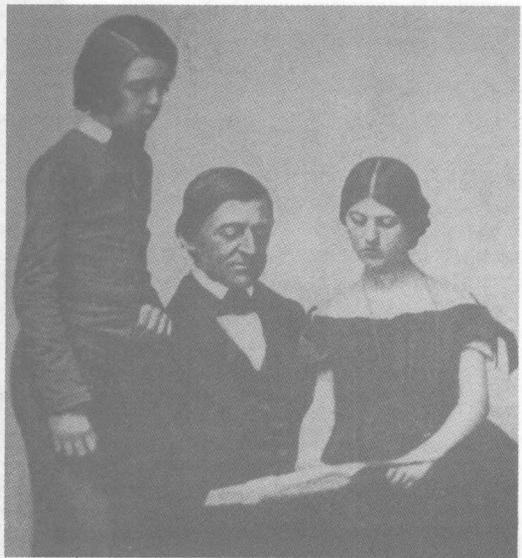
超验主义理论刊物《日晷》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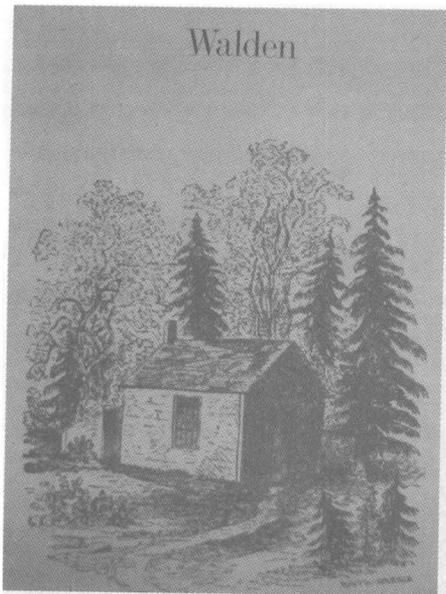
1843年10月号《民主评论》杂志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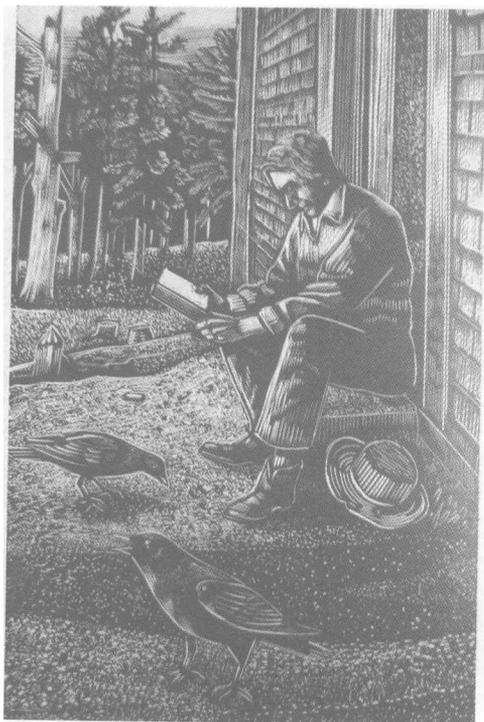
亨利·大卫·梭罗的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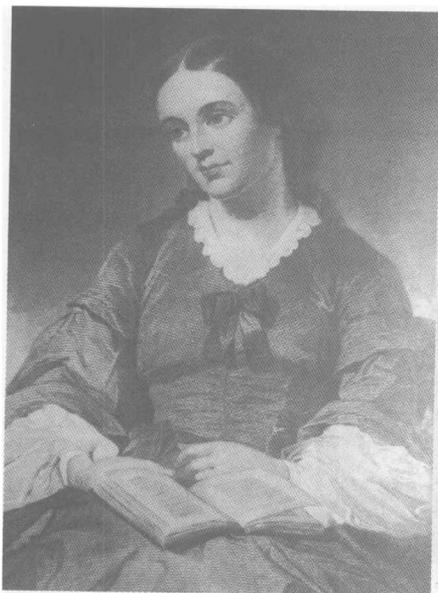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与其两个孩子爱德华和伊迪丝的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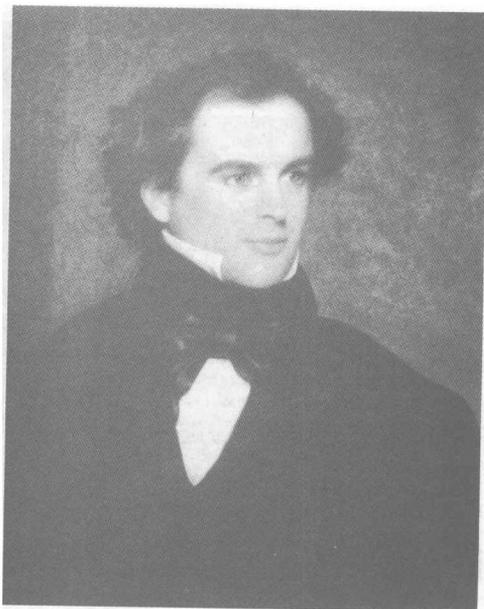
梭罗《瓦尔登湖》一书的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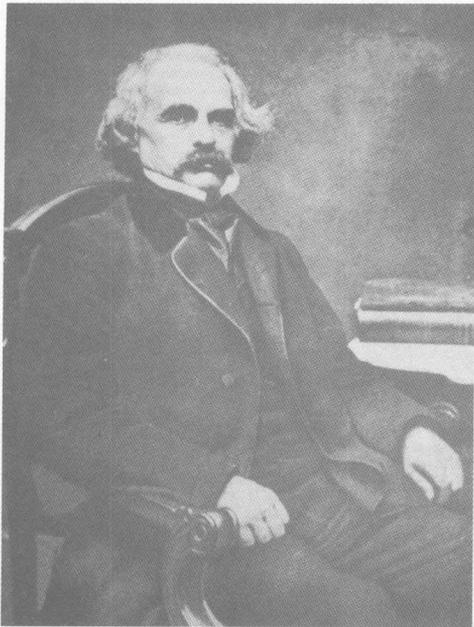
《瓦尔登湖》中的晨读片段



玛格丽特·福勒在读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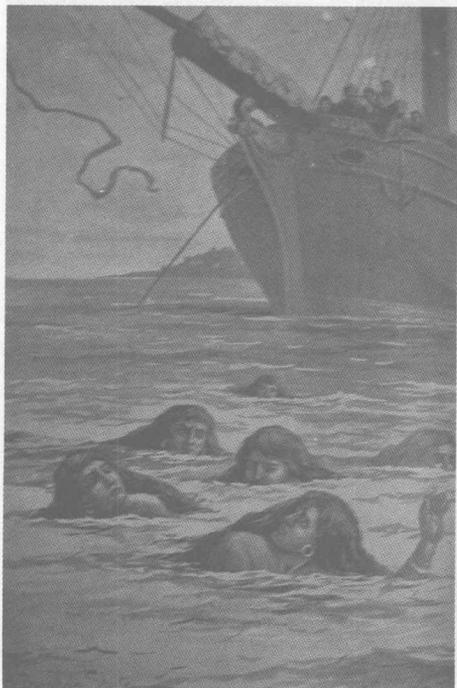
青年时代的纳撒尼尔·霍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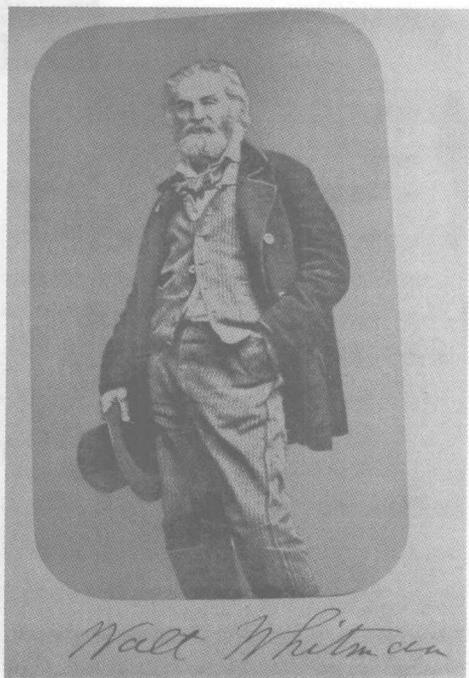
晚年时的霍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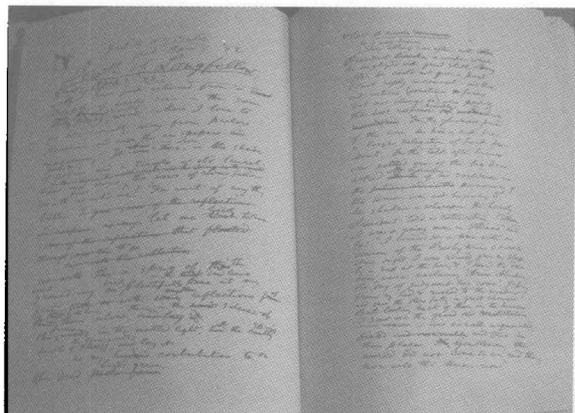
赫尔曼·麦尔维尔与他的“波里尼西亚三部曲”：《泰比》、《奥穆》和《玛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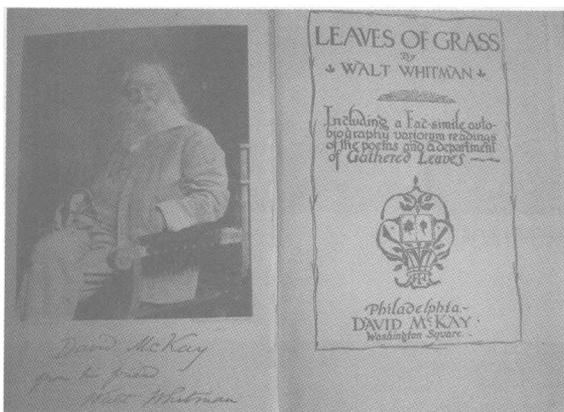
麦尔维尔笔下土著妇女的游泳情形



神采奕奕的惠特曼



惠特曼手稿



《草叶集》扉页



这是位于马萨诸塞州塞勒姆镇的带七个尖角阁的房子，也是霍桑同名小说故事情节发生地。(作者摄)

## 前 言

---

19世纪30年代美国兴起的超验主义文化运动恰好与正在蓬勃发展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结合起来,两股文化势力联袂创造了美国文学发展史上的第一个辉煌时期,造就了具有鲜明本土特色的美国文学,标志着美国真正从文化层面脱离欧洲传统,并开始走上了独立发展的民族文学之路。从此,美国在思想、文化和文学等多方面都朝着自己的个性发展。在这一文化历史进程中,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常被誉为思想独立的开拓者,他的《论美国学者》、《论自然》也被看做是美国民族“思想上的‘独立宣言’”。历史和神话成为美国独立革命后逐步生长起来的文学意识,并在“美国文艺复兴”(American Literary Renaissance)时期形成了独特而引人注目的现象。这是美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19世纪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非一路坦途。现代工业文明的突飞猛进,使社会各阶层间的关系重组,并引起很多人对这一发展在伦理道德上的影响的极大关注。超验主义者曾一度陷入精神和民族危机之中。他们由于过分意识到美国文化的苍白无力而常常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一种感伤情调。<sup>①</sup> 超验主义是各种思想角逐和交锋的产物,其运动是美国历史上最富有活力的文化启蒙运动之一。<sup>②</sup>

美国浪漫主义文学兴盛的时期也是美国社会经济逐步走向市场化的阶段。从1832年爱默生辞去神职转向文学到1860年霍桑(Nathaniel Hawthorn)发表他的第六部作品《玉石雕像》,这个阶段就是美国经济发生重大变革,开始转向市场经济的时代。这场具有社会性质的变革早已开始,但一直到美国内战后才得以完成。作为意识形态一部分的文学得益于经济发展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繁荣的景象,而且还作为某种商品参

---

① Perry Miller, *The Transcendentalists: An Antholog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7.

② *The Transcendentalists: An Anthology*, p. 14.

与了市场竞争。美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商业的繁荣。由于商业发展,不仅各类商品的生产、分配和推销得到了改善,而且这种商业运作直接刺激了文化市场,为文学直接营造阅读群体。原来只出于心志偏好或作为个人修养的文学创作逐步走向大众化,写作可以成为一种能使人养家糊口的职业。随着文学写作的职业化,其内容、形式及功效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原来单一的消遣发展到具有多功能性质的社会意识资本。美国浪漫主义文学虽受益于这种市场化,但也受到了它的影响。内战前,美国文坛上曾一度出现畅销书热,通俗文学占据了文学市场的很大份额。像苏珊·瓦内(Susan B. Warner)的《宽宽的世界》<sup>①</sup>当时使出版商喜出望外。据说,该书不到一年就卖出了四万多册,两年内印刷了14次,吸引了百万读者。其他颇受欢迎的作品还有玛利亚·肯明斯(Maria Cummins)的《点灯人》,年销售量达到了七万多册。<sup>②</sup>

美国经济市场化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历史上看,一开始殖民地主要发展农业经济,商品流通的范围较窄,主要局限于一些手工业品,或是来自欧洲,尤其是英国的商品。第二次反英战争之前,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市场的概念。那时的美国经济是以农业为主的家庭作坊,没有大规模的商品流通现象。即便农民之间有物品交流也是一种实物交换形式,譬如某个农民用一些粮食去交换另一个农民来帮助自己做些农活等。那时的农民即便有了余粮或过剩的产品,也不会想去卖钱而是留给社群作公用或备用。显然,那个时候无论劳动还是土地本身都没有成为商品。<sup>③</sup>

---

① 《宽宽的世界》(*The Wide, Wide World*)出版于1850年;下文中《点灯人》(*The Lamplighter*)出版于1854年。

② Michael T. Gilmore, *American Romanticism and the Marketplac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p. 7.

③ 相关论述可参阅 Christopher Clark, "Household Economy, Market Exchang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in the Connecticut Valley, 1800-1860,"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3 (Winter 1979), p. 173; James A. Henretta, "Families and Farms: *Mentalité* in Pre-Industrial America,"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5 (1978), pp. 3-32; Michael Merrill, "Cash Is Good to Eat: Self-Sufficiency and Exchange in the Rural Economy of the United States," *Radical History Review* 4 (Winter 1977), pp. 42-71.

1815至1860年期间是美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期,常被称作经济上的一个分水岭。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介入,产生了商品交流的模式,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受到商品的支配,人与物都可以商品化用来交换,而且所有的交易都是金钱交易。围绕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化运作,美国社会形态和结构都发生了变化,美国文学也受到了巨大影响。正如迈克尔·吉尔莫(Michael T. Gilmore)所说,这种市场秩序不仅与18世纪的自足经济模式大相径庭,而且还不同于美国内战前后广泛采用的合作经济体系。对于吉尔莫而言,美国整个文明与艺术的发展是市场经济运作使然。<sup>①</sup>

专注于国族文学建构的巨人们大都以各自的方式回应了这种社会变革。爱默生就是其中之一。年轻的爱默生认为,市场的蔓延直接侵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一种不安、躁动及自由与独立的丧失。他向往自然,从杰弗逊农业思想中吸取智慧,企望在大自然的“开阔美景”和“新的图画”中领略一个接一个闪烁的“思绪”,从而获取自然的馈赠:“从使人独立于世,到给予想象和灵魂最宝贵、最重大的帮助”,再走出“浪漫和现实的交汇处”,奔向遥远的未来。<sup>②</sup>正如哈佛学者丹尼尔·艾伦(Daniel Aaron)所言,爱默生在其早期创作中所表现的与其说是对自由放任的一种关注倒不如说是一种批判。<sup>③</sup>但这种看法在他晚年发生了变化。不过他在《论自然法则》中明确表达了自己对资本主义社会物质至上的批判,主张:“棉花可以差一些,人却应该更好一些。”<sup>④</sup>他还指责美国社会中到处弥漫的“贪婪、犹豫和跟风”,极力声讨普通劳动大众遭商品社会腐蚀的罪行,认为重商主义毁坏了人的独立意志,使其变得矫揉造作,甚至忘记了自己是谁,一味模仿世故人的习惯与装束,最终不得不“在充满罪恶的日子里愚蠢地认为交友必须符合

---

① Michael T. Gilmore, *American Romanticism and the Marketplac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p. 4.

② Ralph Waldo Emerson, *The Essays of Ralph Waldo Emerson: Text Established by Alfred R. Ferguson and Jean Ferguson Carr*,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18.

③ Daniel Aaron, *Men of Good Hope: A Story of American Progressiv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p. 8.

④ Ralph Waldo Emerson, *The Method of Nature: An Oration Delivered before the Society of the Adelpi, in Waterville College, Maine, August 11, 1841* <<http://www.emersoncentral.com/methnature.htm>>.

社交的习俗、衣着、教养和判断”。<sup>①</sup>但在晚年爱默生身上,那种对资本主义物化的强烈排斥态度日趋萎缩。在批判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方面,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立场一向坚定。对他来说,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使美好的自然变形,人的劳动出现异化,在这种惟利是图的物质主义驱使下人会变质,甚至失去自我。而霍桑则不同,也许他本人曾受益于这种市场经济,所以他尽量从好处着想,格外体会市场对文学的影响,他的态度是顺应这种文化市场,既让它为自己的创作营造读者群,又使其为扩大文学本身的影响服务。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反应可以说是最具有现代性。他一眼就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差别和商品经济运作下的人的等级化以及商品对人的腐蚀性影响。

评论界一般都把美国浪漫主义作家看做是市场经济方式的反对者,认为他们的作品主要涉及美国社会因经济制度变革而导致的价值观念的变化和人的普遍失范。利奥·马克思(Leo Marx)在其有关美国田园风格研究的论述中还专门肯定美国浪漫主义运动中出现的这种反技术统治观念,认为19世纪美国经典作家的共同倾向就是对工业文明的反抗。也有论者从另外一种角度分析和阐述浪漫主义作家对现实的失落情怀,譬如亨利·纳什·史密斯(Henry Nash Smith)就认为霍桑和麦尔维尔拒斥通俗文学的意识形态并刻意挑战他们读者的阅读期待。威廉·恰法特(William Charvat)和安·道格拉斯(Ann Douglas)尤其看重麦尔维尔对现代文明产生的困惑和焦虑,认为他恨写出来的作品要依赖自己厌恶、鄙视的那种大众价值观和鉴赏力。在他们的视野里,美国浪漫主义作家大都是一群与现实不和,充满意识形态颠覆性牢骚的知识分子。<sup>②</sup>

① Ralph Waldo Emerson, “The Spiritual Laws” <<http://www.americanliterature.com/EM/EM04.HTML>>.

② 相关论述可参阅 Leo Marx, *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Technology and the Pastoral Ideal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Henry Nash Smith, *Democracy and the Novel: Popular Resistance to Classic American Writ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3-55; William Charvat, “Melville and the Common Reader,” in *The Profession of Authorship in America, 1800-1870: The Papers of William Charvat*, edited by Matthew J. Bruccoli,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262-282; Ann Douglas, *The Feminiz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7, pp. 289-326.

这一时期的美国文学对以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发展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进展持明显的怀疑态度，很多人对此进行反思并提出了批评。梭罗反对物质主义，并敏感地注意到资本主义文明下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隔膜以及所产生的对人性的扭曲和摧残。

19世纪是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成长的世纪。在这一世纪，刚刚获得独立的美国经历了第二次反英战争，从而彻底摆脱了对英国的依赖，开始以一个独立国家的身份行事并进入国际政治舞台。一种有特色的美国民族文化亦在这一世纪开始逐步形成。美国的成长是独特的，尤其体现在国族建构上，其国土面积和民族构成一直处于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美国独立时面积只有94万平方公里，可是到了19世纪末国土面积已经超过900万平方公里；人口也由最初的240万达到了8000多万，其中多半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以及他们的后代。美国社会和文化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那么，在自我建构与新大陆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一种关系？要弄清和阐述它本身就是一种开拓性的工作，这就是美国早期文学思想家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从美国的由来和发展史来看，所有关于自我问题和欧洲旧世界这两方面的叙述内容似乎无法直接用来阐释美国新大陆及其文化特征，这是由美国的特殊性决定的。作家必须面对一个无字。他们没有那种可以直接用来学习或沿用的先驱之作。他们拥有的都是前人从来没有涉及过的广泛的素材。他们渴望创建的美国文学其实就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尝试，旨在探索和开掘一个未知世界。他们必将遇到的困惑是“从哪里开始，准备往哪里去，又该如何找到结局”等。<sup>①</sup>他们刻意描绘的美国蓝图是感性的，也是壮观的。因此，他们使用的语汇常常具有鼓动性。但是，应该认识到，美国作为后殖民社会，其衍变和形态与众不同，是一个具有“移民社会”和“殖民地”的双重性社会。移民者原是帝国主义者，被移民者是帝国主义释放出来的剩余劳动者，而真正的被殖民者是美国本土的原住民。后殖民时期的美国人所表现的文化心态也具有明显的特殊

---

① Stuart Hutchinson, "Introduction" to *The American Scene: Essays o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Literature*, London: Macmillan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Ltd., 1991, p. ix.

性,既要认同整个西方的启蒙文明又要凸现自我特性。如果考察一下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识》、爱默生的“熔炉说”和惠特曼的“自我之歌”就会发现,他们极力强调美国人本民族的独特性,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种是上帝的特别选民,与上帝订立独家契约,并在西方文明的碎片中寻找到了“天赋人权、民主政治和自由贸易”这三大立国之宝。基于这三大立国之宝的美国文明与英国乃至整个欧陆贵族文明是不同的。惠特曼大声呼叫“自我之歌”,以自我巨人的姿态压倒旧大陆的人。他又以“民主之歌”、“斧头之歌”为美国民主开路,形成了美国后殖民主义的特性,演绎了“殖民主义”的扩张性,先“内部殖民”(即西进运动),后殖民海外,最后完成全殖民,企图成为整个世界的主宰。美国人往往把这种民族历史的发展进程看做是“显然天命”的结果。<sup>①</sup> 美国民族文化的创建者们几乎都秉承了这一思想,并加以传扬。

近年来,在多种激进思潮合力作用下,美国文化和文学研究领域一直保持了一种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倾向。对过去经典作家的研究兴趣也随之发生了转移。爱默生、梭罗、霍桑、麦尔维尔和惠特曼(Walt Whitman)等作家就是例证。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他们的少数名篇,如《论自然》、《瓦尔登湖》、《红字》、《白鲸》和《草叶集》等,或侧重他们的超验主义思想,或从善恶层面解读他们的作品,基本上将他们定位于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的视野中。而现在,他们的创作得以全方位开掘,一些原先被认为传记成分比较重、在艺术上比较粗糙的作品,如麦尔维尔的早期作品《泰比》、《奥穆》和《玛迪》等也受到重视。这一研究倾向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站在当下意识形态的高度,对迄今为止的资本主义文明再审视,在话语的层面进行历史的重构。

《美国文艺复兴经典作家的政治文化阐释》这部书稿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构思写成的,旨在运用当下文化研究的理论视角,并从正反两方面面对美国经典作家及其作品进行考察,一方面审视他们对美国资本主义

---

<sup>①</sup> 这是约翰·奥沙利文首先使用的语汇,成为19世纪40年代美国领土扩张的专用语。相关论述可参阅Anders Stephanson, *Manifest Destiny: American Expansionism and the Empire of Righ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5)一书第131-138页。

工业文明的非人化以及帝国心态所持的批判立场和参与美国主导社会意识形态和殖民文化建构的事实；另一方面重新思考美国文学作为独立文学的一段建构历程。本书在这里分别加以考察的几位作家都是在美国国族文化创建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是参与建构美国民族文学的佼佼者，正是他们创建了美国文学的想像世界和独特的文学方式。尽管他们继承和使用英国人的语言，也援用了英国人的文学传统，但他们更多地将眼光投放在美国这一特定文化地域上，尽可能地融入美国特征，包括其自然环境。他们不懈的努力终于成就了美国的文学，摆脱了英国乃至欧洲文化的束缚。他们破天荒地宣告美国不仅是一个新的天地，她的新颖足以使人创造历史的辉煌。这种从现实出发而引发的对新生的渴望能锻造美国人的思维，敦促其用新的、与众不同的方式审视现实世界。他们笔下不同的主题、对共和国未来的希望、渴望自由民主的迫切心情营造了一种富有进取性的国民心态和民族性格。爱默生所谓“模仿无异于自杀”的基调不仅鼓舞了一代人，而且直接促进了美国国族文化的自主创新。无论梭罗还是惠特曼都是爱默生自立学说的实践者，他们始终立足当下，并努力实践自我。前者大胆试验，将超验主义理想与亲近自然的个人行动结合起来；后者则将民主理想与美国本土意识相结合，书写了自由、奔放的诗章，为革新诗歌传统开辟美国诗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俩以各自独特的创新方式赢得了读者。<sup>①</sup> 正如拉泽·齐夫(Larzer Ziff)所言，他们不仅能旧瓶装新酒，在使用一种旧的语言时实验性地搀进新的语汇以表达各种新的主题，而且还创造了独特的文学形式以便适应他们发掘出来的新的书写内容。他认为是爱默生、霍桑、梭罗、麦尔维尔和惠特曼这群作家为美国国族文学赢得了独立性。<sup>②</sup>

在民族主义意识十分高涨的社会环境下，美国民族文学在 19 世纪前半叶进入了一个具有突破性的新高潮。著名思想家和作家爱默生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他慷慨激昂地写道：“我们对于欧洲朝廷的文艺女神听得

---

① William E. Bridges, *Spokesmen for the Self: Emerson, Thoreau, Whitman*, Scranton, Pa.: Chandler Publishing Company, 1971, p. 24.

② Larzer Ziff, “Preface” to *Literary Democracy: The Declaration of Cultural Independence in America*,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81, p. xi.

太久了,……我们依附于别人,我们对于外国学识的漫长学徒期即将结束,不能永远靠外国宴席上的残羹冷炙过活。”可见 19 世纪上半叶美国作家所关心的问题,不是盲目地继承欧洲的文化遗产,也非亦步亦趋地追随欧洲的文学潮流,而是努力开创表现美国人民生活、描绘本土自然景观和千姿百态风俗人情的新型文学。他呼唤的是一种无论形式和内容都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美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以独立的美国意识和独立的民族文学方式走上文坛。一批杰出的作家兼思想家,如爱默生、梭罗、麦尔维尔和福勒等都在这个时期应运而生,开创了美国国族文学发展的新局面。这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场文艺革新运动,不仅使美国在文学上彻底摆脱了英国文学的束缚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而且也以美国特有的文学主题和开放的浪漫主义精神成为一支举世瞩目的文学流派,得到别国文学的学习和借鉴。从此美国文学逐步从一个学习性文化转向了文化输出和教训性的强势文化。

“美国文艺复兴”(American Renaissance)是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马锡森(Francis Otto Matthiessen)在其《美国文艺复兴:爱默生和惠特曼时代的艺术及其表述》<sup>①</sup>中提出的一个概念。这一提法尽管后来遭到学术界的批评,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但在促进美国文学研究和学科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如江纳森·艾勒克(Jonathan Arac)所言,“马锡森在推动美国文学学术研究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的《美国文艺复兴:爱默生和惠特曼时代的艺术及其表述》一书使许多学校以‘美国文艺复兴’为名开设课程,培养了无数研究 19 世纪美国文学的博士。”<sup>②</sup> 在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学者曾以“伟大的传统”和“新英格兰思想”来论述 19 世纪美国文学。米勒(Perry Miller)在其《新英格兰思想》<sup>③</sup>一书中把美

① F. O. Matthiessen, *American Renaissance: Art and Expression in the Age of Emerson and Whitm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41.

② Jonathan Arac, “F. O. Matthiessen: Authorizing an American Renaissance,” in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Reconsidered*, edited by Walter Benn Michaels and Donald E. Peas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90.

③ 《新英格兰思想》(*The New England Mind*)一书最早出版于 1939 年,下文中《伟大的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出版于 1933 年。

国 19 世纪出现的文学繁荣景象加以区域化,并分别论述其思想艺术特征。稍早希克斯(Granville Hicks)撰写的《伟大的传统》主要强调南北战争后的美国文学及其发展态势,这些研究都将美国的政治、社会变迁纳入视野,重视分析时代背景以及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还有学者重新认识美国文学中欧洲文化的渗透作用,把 19 世纪中期美国文学的迅速发展与欧洲文学的发展看做一个同步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肯定美国作家对英国和欧洲文学的借鉴。<sup>①</sup>

长期以来,人们通常对美国文艺复兴经典作家做个案研究,分别探讨他们的文学功效,而且每每将其置于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的视野中,但随着近年来多种激进思潮的涌现,美国文化和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新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倾向,对这一经典文学现象的研究兴趣也明显发生了转移,出现了经典重读的热潮。在重新审视经典文学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原先不受重视的许多层面其实都有助于展示作家的另一面目,如作家的文化立场、思想境界及其创作的意识形态性等。这就要求学术界站在当下意识形态的高度,对迄今为止的资本主义文明进行再审视,在话语的层面上进行历史的重构。笔者在追寻他们创作思想根源的基础上,着重讨论他们同美国社会、政治、文化、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并在研究过程中力图借鉴和运用当下文化研究的批评概念和理论视角深入解读美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作家。

---

<sup>①</sup> 主要著作有 C. S. Lewis, *The Allegory of Love: A Study in Medieval Tradition*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1936) 和 Douglas Bush, *The Renaissance and English Humanis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rpt. 1965) 等。

# 目 录

---

前 言	i
第一章 美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意识 .....	1
第二章 爱默生与东方主义 .....	23
第三章 梭罗的遁世与入世情怀 .....	39
第四章 玛格丽特·福勒及其女权主义思想 .....	53
第五章 霍桑的东方迷思与帝国心态 .....	75
第六章 文类、意识形态与麦尔维尔的叙事小说 .....	101
第七章 惠特曼的后殖民迷情与国族建构 .....	119
结 语 .....	145
参考文献 .....	151
后 记 .....	169